

Wh | 诗路花语

## 素描画

■ 叶美

我在电梯里遇见做理疗的人们  
他们乘公交车每天来做免费体验  
满面尘土,体内藏着病痛  
他们的说话声里有沉默的一面  
像是瞳孔和嘴唇在不一样的脸上  
但都写着“贫穷”  
我看的是一种尘土爬满了皱纹  
寻找着受难的基督,另一些时候  
当电梯的旅程结束,走入小巷  
站在那里的全是卖鱼的女贩子  
她们的脸庞干燥,黝黑  
她们的肩膀结实,看得见肌肉  
她们的胸部消失不见了  
取而代之是如男人一样广阔的胸腔  
她们的眼神冷酷坚定,柜台后面  
我看的是一位位女祭司  
杀鱼,为生活祭献,  
她们穿着黑雨靴,扎紧了围裙  
用刀抛开鱼腹,去腮,掏内脏  
她们对待鱼就像对待一堆被铜铁  
似的破烂  
急于出手,急于卖掉,没有耐心  
好像鱼是她们没有耐心面对的某个  
人

Wh | 浮世绘影

## 五叔的中秋节

■ 王卓森

奶奶说,五叔小时候喜欢弄拳脚,有一年中秋节之夜,他站在漫漫月光下的稻草垛上,尽管一只手钳着一个月饼挥舞手脚,依然不小心让月饼掉到地上,被盯了好久的黄狗叼走了。五叔哭了一个晚上。我曾为这事问过五叔,五叔笑笑,说是。

五叔现在年纪大了,也早已不弄拳脚了,但过中秋节,却一直是他鸡杂狗碎生活里的一桩重要事。

进入农历八月,眼看今年的中秋节就要奔到了,五叔便开始张罗过节的大小事情,对他和全家人来说,中秋节要过得“浓”一些。年近六十的五叔是一家之主,怎么个“浓”法他说了算。

八月十五中秋节前几天,五叔就往县城赶了,他要按照村里习俗准备过节吃的和用的。最先下手的当然就是买月饼。他说,要到县城买春临牌的月饼,这是本地师傅做的,隔的时间短,有时还刚出炉,还烫手,包装纸渗出一层油香,好吃,不贵,女儿女婿从温州寄回来的月饼不知是猴年马月做的,不新鲜,也不好吃。五叔表示,月

饼要买好十几筒,要让全家人吃腻,甚至让馋嘴的老人小孩过完节后几天还有的吃,以前可不这样大手,以前日子不好过,手头紧,买月饼得不舍得花钱,按大人一人一个、小孩一人两个月饼算着买,省下钱来买化肥和给孩子念书,但是再怎么省也得给孩子一人买两个月饼,为什么呢,因为中秋节晚饭后,孩子们就急不可耐地吃掉一个了,留下的那个是要“喂”月亮的,就是慢慢啃着赏月。

五叔说,中秋到,月饼甜,牛肉香。中秋节那天,临高的农村里家家必用红砂豆炖牛肉,这道荤素菜和月饼一样,是中秋节的标志性食物,多少年来都这样了,很难想象,中秋那天有哪户人家不吃红砂豆炖牛肉的。村里人说,中秋节吃了红砂豆炖牛肉,眼明,像天上的中秋月一样明亮。临近中秋,红砂豆卖得猛,不先买下来生怕节日那天断货了。至于牛肉呢,以前一般不买,生产队杀一头耕不了田的老牛分给每家一二十斤牛肉。现在,各种各样的田,当然不再有中秋节生产队分牛肉的好事了,五叔只能是中秋节前一天或当天起个绝早赶镇去买牛

肉。八月十五那天,红砂豆炖牛肉的香气,从五叔家的厨房烟囱里飘出来,一直飘向蓝得坚硬的天空。

五叔是不会忘记中秋节那天的中午和晚上要各放一次鞭炮的。以前生活拮据,五叔买的鞭炮就个砖块大,有那么小响一阵的就行了,现在可不同日语了,接近中秋节,连接县城与村里的水泥路上,两轮车轱辘大的文昌炮,被绑在五叔摩托车的尾架上,突突地向村里挺进。那天中午,五叔给祖宗和各位庙神摆酒,过程有些冗长,五叔一路下来嘴中念念有词,但不外乎是跟高高在上的祖宗和庙神说,今天是中秋节,敬请好好吃喝祭节,祈福祖宗和神明保佑家道长久,平安吉庆,六畜兴旺,五谷丰登,完了就点燃一轮大鞭炮。五叔的大鞭炮噼噼啪啪炸响,硝烟腾过苦楝树的树梢,从一团迷蒙的白烟,渐渐化成一缕缕淡雾,久久才散去,好像是中秋节不会消失的乡村余韵。

八月十五日那天,五叔从早上就忙开了,把鸡杀了,把米饭煮熟了,把红砂豆牛肉炖软了。黄昏时分,五婶把晚饭摆开,他的几个孩子却没有心思吃,猴急地在等月亮从村东边的田

野露出脸来,家乡地势平坦,月亮显得比山里头升的早,孩子们早洗好澡,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,饭没扒拉完,就急急地让五叔五婶给月饼,月饼一到手,先啃掉一个,手上拿着一个一溜烟出家门就不见踪影了,他们来到村场子上,那里是全村孩子们“喂”月亮的中心。孩子们举头望着月亮,嘴里大声地念念有词:“玉兔跟嫦娥,没有月饼吃。喂你吃不到,我吃叫你谗!”

这时,五叔也和三三两两的邻居聚在一起,一月的月亮爬上来,照着百年的村庄,各家拿出各家的月饼互相品尝,老人依然说今夜月亮大又明,吃了红砂豆眼明的人能看到吴刚挥斧砍桂树,还没讨到媳妇的后生今晚要在月饼上插香拜月,看着月亮拜,要能看到嫦娥独伴玉兔从广寒宫走出来,今年就有媳妇登门了。老人们每年都这样教诲,但村里仍然有讨不到媳妇的男人。五叔笑着说,这是家门的事,也是个人的命,我十八岁在美高读高中时,就有女同学给我眼惹了,我那时不懂事,哈哈。

五叔说这话时,五婶不慌不忙地白了他一眼。

Wh | 书斋小语

## 追寻“真相”

■ 张媛

多年以来,日本侵华史始终都是国内和国际的关注焦点。但是,从1931年到1945年,这十四年的时光太过漫长,中国沦陷的地域太过广阔,中国人民受到的创伤太过深重,因此想要详细考证这十五年间在沦陷区内发生的所有事件,确实是一项浩大的工程。尽管如此,对战争罪责的拷问在不断地展开,追逐正义的和平人士一直在用热情与勇气同战争亲历者的生命赛跑。与此同时,战争发动一方政治极端势力对历史罪责的洗脱,也在不断翻新花样。双方在进行着另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。

以日本学者佐藤正人为首的日本民间组织海南岛近现代史研究会自1998年加入这场不见硝烟的战争,至今已经17年了。这个诞生于日本大阪的民间组织,27次远渡重洋,在海南岛实地调查日本政府、日本军队、日本企业在海南岛犯下的暴行,搜集日本侵琼证据,以文字、影像等方式记录日本侵琼时期幸存者、亲历者的证言,并将之传达给日本民众,借此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,维护和平。

而他们为搜集日本侵略海南岛罪证所付出的心血,执着探寻真相的决心,揭开真相的勇气,都深深镌刻在了《真相——海南岛近现代史研究会17年(27次)调查足迹》一书中。在这本书里,我们看到了那些亲历者身体上由侵略者施加的创伤,更看到了他们内心深处那沉寂了几十年的心灵伤口。通过这本书,我们看到了那些死难者名单上密密麻麻的字迹,那些史证碑上血色的罹难者姓名,更看到了那段不忍回顾的被鲜血浸透的惨痛历史。这一切带给我们的感情冲击远比我们学习的历史、我们经受的爱国主义教育来的更加汹涌。资料虽然枯燥,但是那浸透纸背的力量却不止一次地让我们湿润了眼眶、颤抖了身体。

在日本右翼化态势愈发明显的今天,由年逾古稀的老人为会长的研究会十几年如一日地千里奔波,他们面临的困难,受到的阻挠,在全书中却只字未提。他们只是淡淡地认为他们“记录的侵琼罪行只是日本侵琼罪行的冰山一角”,他们只是坚定地表示“会继续把这项工作坚持下去,直到走不动路为止”,他们只是明确地要求“追究日本侵略罪行的责任”。在追踪真实历史、审判人类罪犯的历程中,他们无疑迈出了难能可贵的一步。正因为有了他们,我们才知道有那么多的日本民间组织和日本民众在关注着这段历史。大家都渴望着以史为鉴,共谋和平。与他们相比,那些大言不惭坚持全面否定历史的人,则显得十分卑劣与渺小。

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了,但人类残忍对待同胞的编年史却漫长而又让人心痛。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了,但日本对中国的肆意侵略和掠夺却仍历历在目。而这段让不忍回顾的惨痛历史却又有一大半被刻意地忽视、淡化甚至抹杀。但是“侵略罪行不容掩盖,历史真相不容歪曲。牢记历史,是为了开创未来;不忘战争,是为了维护和平”。让我们手捧此书,跟随研究会的脚步去倾听、去记录、去传播,用真实还原惨痛的历史,用铭记展望和平的未来。

Wh | 世情百态

## 最后的归宿

■ 唐果

我在写字,厨房的电饭煲里炖着冰糖雪梨。我咳嗽超过一个月了,有人告诉我,冰糖炖雪梨有效。雪梨的最后一程是在电饭煲里度过的,而它最终的归宿地是我的肚肠。对于一个活了四十年的人来说,她的身体仿佛一座移动的坟墓,在这座移动的坟墓里不知埋葬了多少动物的、植物的尸体。

说话同事的母亲去世,他老家在思茅,老母亲活了九十二岁。他说母亲去世后他倒没有特别悲伤,因为母亲在世时他尽到了一个做儿子的责任。

他母亲无疾而终,先是吃不进任何东西,后来连水都不喝一口了,但她依然排泄大、小便,只是越来越少,直到她把肚里的秽物排泄干净,她才最终咽了气。用当地老人的话说,是她母亲自己想去了,所以没有食物和药物能把她拉回来。

他母亲死了,找墓地挺费了一番功夫。同事和家里的长辈一起上山,同事手里拿着一个鸡蛋,他要靠这个鸡蛋去寻找一个令母亲感到满意的最后的归宿地。他带着一个鸡蛋上山,向高处爬,走几步就转过身,朝后把鸡蛋扔出去。说来也真是奇怪,一个易碎的生鸡蛋,砸进草窠里不碎,砸在石头上也不碎。鸡蛋没碎之地,便不是她母亲满意的归宿地,所以他们继续寻找。他们来到一片野草丰茂之地,背靠着一块高大的岩石,他们停留的地方是那座山里难得的一片平地。同事把鸡蛋向身后扔去,鸡蛋掉在一个废弃的鸟巢里,鸡蛋终于碎了,蛋黄和蛋清流了一地。看鸡蛋碎得如此彻底,同事和他的长辈都满意了,意味着他死去的母亲也满意了。跟人说起,他就说这是母亲亲自选中的墓地,在那里长眠,她心情会不错。

爷爷奶奶的墓地就在老家的屋后,选中这里父亲既没有请风水先生,也没有拿鸡蛋去那里扔。后面是自家的自留地,不选这里还能选哪里呢,自己的父母总不能葬进人家的地里。况且对于后辈来说,家的后面就是最好的风水宝地。先人躺在地下,仍然看护着自己的子孙,作儿孙的,如果想念先人,随时都可以到他们的墓地去看看,烧些纸火寄托哀思。

有一次跟孩子聊天,我是这么跟他说的:你妈死后,就不要埋了,太麻烦,还占地方,每年清明节你们还要走老远来给我烧纸。一把火烧了吧,想留骨灰就留着,不想留的话丢在河里、撒在树下或者放在岩石上被风吹走了也行。反正你老妈我已经死了,活着的你就看着办吧。

文化周刊

作品 WEEKLY

Wh | 诗路花语

Wh | 浮世绘影

## 五叔的中秋节

素描画

■ 叶美

我在电梯里遇见做理疗的人们  
他们乘公交车每天来做免费体验  
满面尘土,体内藏着病痛  
他们的说话声里有沉默的一面  
像是瞳孔和嘴唇在不一样的脸上  
但都写着“贫穷”  
我看的是一种尘土爬满了皱纹  
寻找着受难的基督,另一些时候  
当电梯的旅程结束,走入小巷  
站在那里的全是卖鱼的女贩子  
她们的脸庞干燥,黝黑  
她们的肩膀结实,看得见肌肉  
她们的胸部消失不见了  
取而代之是如男人一样广阔的胸腔  
她们的眼神冷酷坚定,柜台后面  
我看的是一位位女祭司  
杀鱼,为生活祭献,  
她们穿着黑雨靴,扎紧了围裙  
用刀抛开鱼腹,去腮,掏内脏  
她们对待鱼就像对待一堆被铜铁  
似的破烂  
急于出手,急于卖掉,没有耐心  
好像鱼是她们没有耐心面对的某个  
人

Wh | 浮世绘影

## 五叔的中秋节

素描画

■ 叶美

我在电梯里遇见做理疗的人们  
他们乘公交车每天来做免费体验  
满面尘土,体内藏着病痛  
他们的说话声里有沉默的一面  
像是瞳孔和嘴唇在不一样的脸上  
但都写着“贫穷”  
我看的是一种尘土爬满了皱纹  
寻找着受难的基督,另一些时候  
当电梯的旅程结束,走入小巷  
站在那里的全是卖鱼的女贩子  
她们的脸庞干燥,黝黑  
她们的肩膀结实,看得见肌肉  
她们的胸部消失不见了  
取而代之是如男人一样广阔的胸腔  
她们的眼神冷酷坚定,柜台后面  
我看的是一位位女祭司  
杀鱼,为生活祭献,  
她们穿着黑雨靴,扎紧了围裙  
用刀抛开鱼腹,去腮,掏内脏  
她们对待鱼就像对待一堆被铜铁  
似的破烂  
急于出手,急于卖掉,没有耐心  
好像鱼是她们没有耐心面对的某个  
人

Wh | 浮世绘影

## 五叔的中秋节

素描画

■ 叶美

我在电梯里遇见做理疗的人们  
他们乘公交车每天来做免费体验  
满面尘土,体内藏着病痛  
他们的说话声里有沉默的一面  
像是瞳孔和嘴唇在不一样的脸上  
但都写着“贫穷”  
我看的是一种尘土爬满了皱纹  
寻找着受难的基督,另一些时候  
当电梯的旅程结束,走入小巷  
站在那里的全是卖鱼的女贩子  
她们的脸庞干燥,黝黑  
她们的肩膀结实,看得见肌肉  
她们的胸部消失不见了  
取而代之是如男人一样广阔的胸腔  
她们的眼神冷酷坚定,柜台后面  
我看的是一位位女祭司  
杀鱼,为生活祭献,  
她们穿着黑雨靴,扎紧了围裙  
用刀抛开鱼腹,去腮,掏内脏  
她们对待鱼就像对待一堆被铜铁  
似的破烂  
急于出手,急于卖掉,没有耐心  
好像鱼是她们没有耐心面对的某个  
人

Wh | 浮世绘影

## 五叔的中秋节

素描画

■ 叶美

我在电梯里遇见做理疗的人们  
他们乘公交车每天来做免费体验  
满面尘土,体内藏着病痛  
他们的说话声里有沉默的一面  
像是瞳孔和嘴唇在不一样的脸上  
但都写着“贫穷”  
我看的是一种尘土爬满了皱纹  
寻找着受难的基督,另一些时候  
当电梯的旅程结束,走入小巷  
站在那里的全是卖鱼的女贩子  
她们的脸庞干燥,黝黑  
她们的肩膀结实,看得见肌肉  
她们的胸部消失不见了  
取而代之是如男人一样广阔的胸腔  
她们的眼神冷酷坚定,柜台后面  
我看的是一位位女祭司  
杀鱼,为生活祭献,  
她们穿着黑雨靴,扎紧了围裙  
用刀抛开鱼腹,去腮,掏内脏  
她们对待鱼就像对待一堆被铜铁  
似的破烂  
急于出手,急于卖掉,没有耐心  
好像鱼是她们没有耐心面对的某个  
人

Wh | 浮世绘影

## 五叔的中秋节

素描画

■ 叶美

我在电梯里遇见做理疗的人们  
他们乘公交车每天来做免费体验  
满面尘土,体内藏着病痛  
他们的说话声里有沉默的一面  
像是瞳孔和嘴唇在不一样的脸上  
但都写着“贫穷”  
我看的是一种尘土爬满了皱纹  
寻找着受难的基督,另一些时候  
当电梯的旅程结束,走入小巷  
站在那里的全是卖鱼的女贩子  
她们的脸庞干燥,黝黑  
她们的肩膀结实,看得见肌肉  
她们的胸部消失不见了  
取而代之是如男人一样广阔的胸腔  
她们的眼神冷酷坚定,柜台后面  
我看的是一位位女祭司  
杀鱼,为生活祭献,  
她们穿着黑雨靴,扎紧了围裙  
用刀抛开鱼腹,去腮,掏内脏  
她们对待鱼就像对待一堆被铜铁  
似的破烂  
急于出手,急于卖掉,没有耐心  
好像鱼是她们没有耐心面对的某个  
人

Wh | 浮世绘影

## 五叔的中秋节

素描画

■ 叶美

我在电梯里遇见做理疗的人们  
他们乘公交车每天来做免费体验  
满面尘土,体内藏着病痛  
他们的说话声里有沉默的一面  
像是瞳孔和嘴唇在不一样的脸上  
但都写着“贫穷”  
我看的是一种尘土爬满了皱纹  
寻找着受难的基督,另一些时候  
当电梯的旅程结束,走入小巷  
站在那里的全是卖鱼的女贩子  
她们的脸庞干燥,黝黑  
她们的肩膀结实,看得见肌肉  
她们的胸部消失不见了  
取而代之是如男人一样广阔的胸腔  
她们的眼神冷酷坚定,柜台后面  
我看的是一位位女祭司  
杀鱼,为生活祭献,  
她们穿着黑雨靴,扎紧了围裙  
用刀抛开鱼腹,去腮,掏内脏  
她们对待鱼就像对待一堆被铜铁  
似的破烂  
急于出手,急于卖掉,没有耐心  
好像鱼是她们没有耐心面对的某个  
人

Wh | 浮世绘影

## 五叔的中秋节

素描画

■ 叶美

我在电梯里遇见做理疗的人们  
他们乘公交车每天来做免费体验  
满面尘土,体内藏着病痛  
他们的说话声里有沉默的一面  
像是瞳孔和嘴唇在不一样的脸上  
但都写着“贫穷”  
我看的是一种尘土爬满了皱纹  
寻找着受难的基督,另一些时候  
当电梯的旅程结束,走入小巷  
站在那里的全是卖鱼的女贩子  
她们的脸庞干燥,黝黑  
她们的肩膀结实,看得见肌肉  
她们的胸部消失不见了  
取而代之是如男人一样广阔的胸腔  
她们的眼神冷酷坚定,柜台后面  
我看的是一位位女祭司  
杀鱼,为生活祭献,  
她们穿着黑雨靴,扎紧了围裙  
用刀抛开鱼腹,去腮,掏内脏  
她们对待鱼就像对待一堆被铜铁  
似的破烂  
急于出手,急于卖掉,没有耐心  
好像鱼是她们没有耐心面对的某个  
人

Wh | 浮世绘影

## 五叔的中秋节

素描画

■ 叶美

我在电梯里遇见做理疗的人们  
他们乘公交车每天来做免费体验  
满面尘土,体内藏着病痛  
他们的说话声里有沉默的一面  
像是瞳孔和嘴唇在不一样的脸上  
但都写着“贫穷”  
我看的是一种尘土爬满了皱纹  
寻找着受难的基督,另一些时候  
当电梯的旅程结束,走入小巷  
站在那里的全是卖鱼的女贩子  
她们的脸庞干燥,黝黑  
她们的肩膀结实,看得见肌肉  
她们的胸部消失不见了  
取而代之是如男人一样广阔的胸腔  
她们的眼神冷酷坚定,柜台后面  
我看的是一位位女祭司  
杀鱼,为生活祭献,  
她们穿着黑雨靴,扎紧了围裙  
用刀抛开鱼腹,去腮,掏内脏  
她们对待鱼就像对待一堆被铜铁  
似的破烂  
急于出手,急于卖掉,没有耐心  
好像鱼是她们没有耐心面对的某个  
人

Wh | 浮世绘影

## 五叔的中秋节

素描画

■ 叶美

我在电梯里遇见做理疗的人们  
他们乘公交车每天来做免费体验  
满面尘土,体内藏着病痛  
他们的说话声里有沉默的一面  
像是瞳孔和嘴唇在不一样的脸上  
但都写着“贫穷”  
我看的是一种尘土爬满了皱纹  
寻找着受难的基督,另一些时候  
当电梯的旅程结束,走入小巷  
站在那里的全是卖鱼的女贩子  
她们的脸庞干燥,黝黑  
她们的肩膀结实,看得见肌肉  
她们的胸部消失不见了  
取而代之是如男人一样广阔的胸腔  
她们的眼神冷酷坚定,柜台后面  
我看的是一位位女祭司  
杀鱼,为生活祭献,  
她们穿着黑雨靴,